

宇航员滞留太空 波音“星际客机”何时返航

距离原定返航时间已过去整整一个月，搭乘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的两名美国宇航员却不知何时才能返回地球。他们为何会滞留太空？又将如何返回？

飞船故障

6月5日，首次载人试飞的“星际客机”飞船搭乘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宇宙神5”型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将美国宇航员巴里·威尔莫尔和苏尼·威廉姆斯送往国际空间站。飞船6月6日飞抵国际空间站，原定6月14日脱离空间站返回地球，但由于出现推进器故障和氦气泄漏

等问题，返航时间一再推迟。据美国太空网站6月18日报道，“星际客机”首次尝试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时，部分推进器一度失灵。飞船在执行任务期间还多次出现氦气泄漏问题。搭乘“星际客机”升空的两名宇航员一直在轨道上测试飞船的各种系统，地面团队也在继续分析数据，以更好地处理推进器故障和

氦气泄漏问题。

美国航天局商业载人项目经理史蒂夫·斯蒂克在6月28日召开的媒体电话会上说，工程师团队最早于7月2日开始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对“星际客机”的推进器技术进行一系列地面检查和测试，这可能耗时数周，在这些测试完成之前，无法给出具体的返航日期。

如何返回

斯蒂克在美国航天局7月10日举行的媒体电话会上表示，地面测试数据仍在分析中，虽然返航方案尚未最终确定，但最佳方案仍是由“星际客机”把两名宇航员送回地球。乐观估计，他们可在7月底返航，但也可能是8月中旬。

两名宇航员在当天的电话会上连线时表示，相信波音飞船能

将他们安全送回地球。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威廉姆斯在连线时说：“我有一种很好的感觉，这艘飞船会带我们回家。”威尔莫尔说：“我们绝对有信心……失败不是一个选项。”

目前，对接在国际空间站上的飞船除了波音“星际客机”，还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和俄罗斯“联盟”飞

船。斯蒂克承认，这些载人飞船中，至少有一个可以作为“替代方案”将宇航员送回地球。

据美国航天局此前公布的信息，“星际客机”最多可在空间站对接45天，即对接到7月21日；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依靠备份系统等延长对接至90天。目前国际空间站内共有9名宇航员。

首次载人

自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大力发展商业载人航天。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于2014年从美国航天局获得载人飞船项目合同，分别建造“星际客机”载人飞船和载人版“龙”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美国宇航员。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发的“龙”飞船2020年完成首次载人试飞，此后多次执行常规商业载

人航天任务。2019年12月，“星际客机”首次不载人试飞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被迫取消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2022年5月，“星际客机”第二次不载人试飞时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经多次推迟，“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首次载人试飞。这次任务结束后，美国航天局将对飞船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

务、定期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进行最后认证。

6月6日抵达国际空间站后，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除了承担空间站日常维护和科学实验任务，还要检查“星际客机”相关系统和异常情况。斯蒂克说，在国际空间站的长时间停留有助于团队为未来的“星际客机”载人航天任务做好准备。据新华社



法国举行国庆节阅兵式

法国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7月14日在巴黎举行。阅兵队伍当天上午从凯旋门出发，沿福煦大街走向主席台所在的拉特利·德·塔西尼元帅广场，飞机掠过巴黎上空。图为在法国巴黎凯旋门附近拍摄的国庆节阅兵式现场。

新华社发

美国联邦调查局：

袭击特朗普的枪手是独自作案

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近日说，目前调查认为，袭击前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的枪手是独自作案，作案动机还不清楚。

联邦调查局分管反恐部门的助理局长罗伯特·韦尔斯向媒体通报说，调查仍处在初期，调查人员正在“刺杀未遂”和“潜在的本土恐怖主义行径”两个方向展开调查。

联邦调查局此前公布枪手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20岁男子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该男子已被当场击毙。事发时他使用的是一把AR-15型步枪，其家人正在配合调查。

现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拜登14日晚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就美国政治暴力问题发出警告，称“是时候冷静下来

了”。拜登呼吁民众通过选票而不是子弹解决分歧。

特朗普14日晚抵达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将在本周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其竞选团队此前表示，特朗普身体没有大碍，精神状态良好。

特朗普13日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未遂刺杀”，他右耳受伤，被护送离开现场。据美国特勤局通报，一名枪手从集会现场外高处向特朗普所在的演讲台“开了数枪”，该枪手被特勤局人员打死。现场一名观众死亡，另外两名观众重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杰克·塔珀表示，美国政治暴力问题令人担忧。

蚂蚁也能为同伴“做手术”

新华社电 用手术来救命并不是人类的专利。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在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佛罗里达弓背蚁会诊断负伤同伴的腿伤，并根据伤情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以提高其生存率。

日本冲绳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等机构同行分析了佛罗里达弓背蚁股骨受伤和胫骨受伤两种情况下，同伴为其“诊疗”的差异。结果发现，如果是股骨受伤，同伴会用口器将伤口清洗干净后再将整条腿咬断，而如果受伤的是胫骨，同伴则只用口器清洁伤口。

数据显示，股骨受伤被截肢的蚂蚁生存率达90%至95%，胫骨受伤仅被进行伤口清洁的蚂蚁生存率能达到75%。与此相对照，如果不处理股骨和胫骨的伤，则生存率分别只有不

到40%和15%。

研究人员推测蚂蚁选择何种疗法与受伤部位的感染风险相关。他们利用微型CT成像技术对蚂蚁腿部结构进行研究，并分析这一关联性。

研究人员发现，蚂蚁股骨大部分由肌肉组织构成，如果股骨受伤，肌肉受损，血液循环能力下降；而胫骨几乎没有肌肉组织，受伤后病原体可能更快侵入体内。观测发现，蚂蚁给同伴截肢至少要花40分钟。研究人员因此推断，在胫骨受伤后，蚂蚁因不能迅速帮同伴截肢以防止病原体扩散，所以通过清洗胫骨伤口以降低发生致命感染的几率。

公报说，蚂蚁能诊断伤口，根据伤口感染情况进行针对性治疗，这简直能媲美人类的医疗技术。研究人员表示，尚不清楚蚂蚁为何能进行如此精密的治疗。

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漫漫回家路

对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来说，四处逃亡成为常态。即便历经颠沛流离回到故土，他们面对的也往往是，已成为废墟的家。

6月初的一天，在加沙地带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27岁的奥斯曼·扎基前一秒还在屋里看着屋外人来人往，小贩的叫卖声与孩子们的打闹声交织在一起，下一秒就听见以色列战机的轰鸣，大地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而抖动。“硝烟中所有人都在奔跑，却不知道跑到哪里躲藏。”他说。

即便事先有撤离命令，时间也很仓促。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官员亚斯米娜·盖尔达说，袭击发生前人们一般只有10到15分钟时间撤离。从睡梦中被叫醒的孩子在哭喊，母亲没有时间细想哪些东西需要打包，只能找出出生证明等必需品匆匆上路。

这样的场景在加沙地带司空见惯。根据哈马斯媒体办公室6月发布的数据，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约有200万人流离失所，很多家庭被迫多次搬迁。随着加沙地带民众被以军驱离，原本人口仅25万的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到5月时已接纳120万人，其

中约一半是儿童。到6月中旬，拉法的人口又迅速降至6.5万，因为以军在拉法展开军事行动，迫使巴勒斯坦民众逃往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等地。很快，汗尤尼斯就聚集了170万难民。

新华社记者看到，在加沙地带南部一些曾作为难民栖身之所的帐篷区，如今已空空荡荡，一片狼藉，煤气罐、简易灶台、坐垫、手推车等物品散落一地。在民众逃离拉法的路上，驴车载着毛毯、木桌、水桶等物资，父母牵着孩子，寻找下一个栖身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7月2日在关于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报告里说，加沙地带已无安全之地。由于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缺乏，人们被迫一再逃离。

39岁的艾哈迈德·阿尔凡在汗尤尼斯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临时帐篷，这是他们一家6口未来一段时间的家。这里靠近垃圾填埋场，臭气熏天，蚊虫肆虐，但阿尔凡别无选择——流离失所的人太多，能安顿下来已属幸运。

“以军说安全区配备了住房和生活设施，但我们发现什么都没有，这下生活更难了！”阿尔凡告诉记者，每天他都不得不步

行几公里去接水及购买价格昂贵的食物。

联合国6月发布的数据展示了加沙地带的满目疮痍：一半以上的建筑、约65%的道路网络被摧毁或破坏，57%的可耕种土地状况严重恶化；超过33万吨固体废物堆放在人口稠密地区，构成严重的健康风险；5万多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急需治疗；在汗尤尼斯马瓦西地区，平均4130人共用一间厕所……

回家路漫漫，很多巴勒斯坦人一路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返回家乡，却发现家已成废墟。但是，就在这废墟之上，返乡的人们努力重建街区，重拾希望，废墟上渐渐有了集市、有了烟火。

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50岁的苏卜希·哈桑在自家房子的废墟上搭起秋千，供孩子玩耍。“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值得。”

同在杰巴利耶难民营避难的萨米尔·艾哈迈德把以军遗留的木弹药箱拆了，拿到市场上当柴火卖。“这些箱子装过炸弹，带来死亡和毁灭。现在我们用它生火煮饭，重燃温暖和希望。”他说。

据新华社